

陈益著

我的先祖是蚩尤

五可井个田申田
巳巳巳巳巳巳
××××××××
××××××××

东方出版中心

我的先祖是蚩尤

陈益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先祖是蚩尤/陈益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9

ISBN 7-80627-572-X

I. 我... II. 陈...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520 号

我的先祖是蚩尤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20 千

印张: 9.5 插页: 5

印数: 6,000

版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72-X/I·178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所创作的关于良渚文化及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的系列散文结集。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玉色的曙光”共收文章 10 篇,作者以文学的笔触形象而生动地介绍了良渚文化发现 60 年以来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一道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文明的风景线。第二部分“厚重的遗产”共收文章 9 篇,主要涉及江南地域性文化的历史积淀、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念等方面。

作者的文化寻根和哲学思辨,开拓了人们探究华夏文明起源的视野,有助于新世纪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振。

目 录

玉色的曙光	1
发现土筑金字塔	3
先祖蚩尤	20
诸神的诛伐	41
饭稻羹鱼	57
玉色曙光	73
生命的黑色素	95
漂流的石锚	112
赵陵山族徽	130
尚五	146
星斗满天	164
厚重的遗产	181
厚重的遗产	183
青黑色的家业	197
傀儡湖	209
西施的苏州	216
八角街香烟	230

意气书生	238
远逝的云帆	257
电脑大王	270
笔走龙蛇	284
 后记	 297

玉色的曙光

西方人曾经夸下海口：“根本就没有东方，东方的神话以前并不存在……”

然而，当我们走进中国的土筑金字塔，顿时领略了东方文明的玉色曙光。它蕴含着令人震慑的辉煌和神秘。

一段尘封了5000多年的谜开始解开……



发现土筑金字塔

世纪的拉丁文 Centuria, 本意是一百。公元六世纪时, 人们将基督诞生之年定为公元元年(A·D)。而今, 整整二十个世纪已匆匆忙忙地流逝, 乘坐在时光之梭上的我们, 隐隐约约地看见了二十一世纪崭新的站台。我们有幸成为跨越世纪之交的一代, 目睹 2000 年在面前徐徐展开。

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争论二十一世纪究竟起始于哪一年时, 我们分外关注“岁月”这个经典的话题。岁月是那么漫长, 又是那么短暂; 是那么凝滞, 又是那么诗意地荏苒。

人世沧桑, 不能不令人感慨。

是的,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已经五千多年了。对于时光的长河而言, 一个世纪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今天, 主宰着电脑时代的人们, 在各自的视窗中不停地搜寻和链接, 颇有些目不暇接。有多少人能抽一个空, 回望一下五十个世纪以前先人们的生活场景呢?

那天傍晚, 我来到远离深圳繁华市区的东郊, 走进了“世界之窗”。我去得晚了。除了一些游客在观看露天剧场中的歌舞表演和夏威夷火山爆发表演, 所有的景点都人迹寥寥。站在按

照实景的一定比例缩小的高大的古埃及金字塔前，著名的人面狮身像在朦胧的月色下弥散着神秘的光晕，让人油然想起那个有趣的司芬克斯之谜。

“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人。俄狄浦斯识破了谜。

只有人才是世界上一切奇迹的创造者。没有人，我们这个地球将变得多么荒凉和寂寥！

艾菲尔铁塔广场边，有一台游乐设施时空梭。我坐进了犹如飞机机舱似的座位。舱门徐徐关上。随着讲解员的解说和背景音乐，眼前的屏幕亮了。那是一条高高架空的轨道。我只感到时空梭一阵晃动，驶上了轨道，顷刻间便向前飞驰而去。

轨道边闪现高山、峡谷，一头却又伸向深不可测的幽暗的隧洞。

我紧紧抓住座位前冰冷的不锈钢扶手，恍惚中沿着那弯曲盘旋、跌宕起伏的轨道，以超越时光的速度，朝着完全未知的方向急驶。一会儿冲上云天，一会儿跌入低谷，一会儿又在幽暗的涵洞中轰隆隆奔驰。面目狰狞的巉岩，令人晕眩的悬崖峭壁，虚无得难以把握的烟云，险象环生，扑面而来。旁边已有人忍不住失声大叫。

我似乎进入了另一个时间和空间……

悬浮在空中的轨道，不知从哪儿伸过来，也不知伸向何处。视线勉强可以触及到的极其遥远的景观，转瞬间就来到面前，又擦身而过。时空梭不受任何控制，只管朝前冲刺。我变成了孙悟空，坐在座舱里不翻跟斗，也越过了十万八千里。

我在浓缩了的时间河流中迅疾穿行。一霎间，灵魂已完全脱离了躯壳，应着某种冥冥中的召唤，飞向五千年前陌生而又奇异的境地……

二

苍穹辽远，风吹云涌。

广袤而坦荡的太湖流域，只在西北和西南散落着丘陵和山地，大片大片的平原几乎没有遮掩。要是在冬日，落了树叶，收了稻谷，人的眼睛简直能望到天边。杂树苇草簇拥的河湖便成为幽静的原始景观。其间似乎还常有野兽出没。

就在这平坦如砥的原野上，坐落着许多个引人瞩目的土丘，大多高数十米，也有高百余米的。围绕土丘的，总是一条条清澈的河流，使土丘显得很挺拔。

古老的太湖，接纳着发源于天目山的东苕溪和发源于茅山的荆溪，又浩浩荡荡地经由数条浅水通道流入东海。大片大片无名的原始湖泊与太湖息息相通，浇灌着湖畔初见膏腴之色的土地。

正是稻穗微黄的季节。秋阵雨伴随着撼动的雷霆，刚刚袭击过吴淞江两岸。到处汪着积水。

离江边不远处的大土丘上，有一座用土墙和茅草建成的神殿，神殿后面则是一个高大而神圣的祭坛。居住在神殿里的国王，头戴佩有玉饰的王冠，手握象征着神权、王权、兵权和财富的玉琮和玉钺。此刻，在玉色的映照下，他的神情是那么威严而神圣。

祭坛上，一大堆树枝正熊熊燃烧。随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金蛇似的火焰和乌龙般的浓烟翻腾着，缠绕着，在空中画出玄妙的稍纵即逝的图案。

国王极其恭敬地仰视苍天，又把目光投向用自流井灌溉的即将成熟的稻田，开始了祭祀仪式。他双手合十，将晶莹厚重的

玉琮举过头顶，随即屈膝跪倒在地，额角重重地叩在了泥土上。于是，所有王室成员和他们的妻妾，以及在大土丘外伫立的臣民们，也齐崭崭跪倒在地，虔诚地祈求上苍的恩泽，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河里能常常捕到鲜鱼，稻田不再受到鳄鱼和野猪的糟蹋。话语中莫不流露出对雷电和暴雨的敬畏。

这时，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用绳索捆绑着，被缓缓地抬上了祭台。他们的眼睛仰望天空。稚气未脱的脸上毫无畏怯之色，或许还颇具几分自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国王祭祀苍天时的牺牲，他们是从众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中挑选出来的。他们让氏族中的每一个人为之荣耀，内心更因渴盼成为氏族与苍天交往的使者，而充满了憧憬。

国王把极其威严的目光投向他们，随即点了点头。

于是，几个早已准备好的刀斧手举起了石斧。石斧用绳索绑着木柄，显得很顺手。但斧刃并不锋利。当石斧砍在颈脖里，一下又一下发出沉闷的钝响时，两个小伙子终于无法忍耐，发出了压抑的惨叫，但随即被一阵撼动的吆喝淹没了：

“嗨！嗨嗨！……”

殷红的鲜血喷泻而出，有几滴甚至溅到了围观者的脸上。一会儿，刀斧手便恭恭敬敬地将盛着鲜血的陶罐交给了国王。

国王神色肃穆，左手平持玉琮，右手举起陶罐，沿着熊熊燃烧的火堆缓缓前行。于是，温热而鲜红的血，洒在了弥散着神圣气氛的祭台上。四周顿时又响起了深沉而又令人激昂的吆喝：

“嗨！嗨嗨！嗨……”

这是 5000 多年前所发生的一幕。

不，这仅仅是我用文学的目光遥望历史时的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一种若实若虚的臆造。至今还没有何种尖端技术，能还原 5000 多年以前的某段生活情景。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依据

于实物基础的推测和想象。

其实,人们已经推测和想象了很久。

三

公元1936年11月3日下午2时,施昕更先生在杭州北郊良渚镇的田野阡陌间细细寻觅。他来到人称“棋盘坟”的地方,无意间发现一个狭长的池塘底里,有几片黑色陶片在闪烁光亮。

这位浙江西湖博物馆的青年学者眼睛也亮了。

前些日子,报上公布了杭州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晚遗址的消息,社会各界很是关注。他也参加了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一件有孔石斧格外注意。这种石斧在良渚一带也有发现——当时在良渚一带盗挖古物成风,一些精致的器物被古董商买走,差的就在盗坑四周丢弃,石器和陶器碎片根本不被重视。但施昕更却觉得应该去良渚和长明桥一带深入考察,采集有关远古文化的遗物,以作进一步研究。

他赶紧走下池底。深秋季节,池水干涸,池底并不是想象中的泥泞松软,很顺利地把黑陶片拿到了手。

馆长董聿茂先生目光锐利。他虽然没有对施昕更带回来的黑陶片说出什么所以然,却认为这不只古怪,更具有尚未证明的价值,应该深入钻研下去。

施昕更增添了精神动力,立即去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经过反复比较,发现良渚的黑陶片与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有许多相同之处。他的眼睛里闪射出了兴奋的光泽:良渚很可能是一个古文化遗址呀!

董聿茂先生又一次支持了这位青年学者。根据当时的《古物保存法》,他决定由博物馆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

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

1936年12月上旬,由施昕更主持,在良渚镇甸山西侧的棋盘坟,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这可是有史以来由中国考古工作者独立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的首次考古发掘。而拉开探索中国东南沿海古文化的序幕的人,年仅24岁!

同月下旬和翌年3月,在棋盘坟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均由施昕更主持。

发掘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施昕更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写了一部5万字的发掘报告,取名《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报告的定名,费尽斟酌。考虑到遗址在良渚镇附近,当时的考古报告大多以地名为名,他觉得名之《良渚》是适当的。“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黑陶时代,该处颇多水患,且沙洲纷纭,尚系沽江初成的砂地,因为环境良善,才有民族移居,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

年轻的施昕更先生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的报告是划时代的。正是他资料翔实、观点鲜明的报告,揭开了良渚文化的序幕。也正是由于他的报告,促使有关专家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的论点。

原来,良渚不只是一个小镇的地名,不只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所在,它是一道令人谛视的曙光,是绵延流长的中华文明史的一个辉煌源头!

《良渚》几经周折,终于于1938年秋天在上海问世。董聿茂先生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抗击日寇侵华战争的烽火四面八方燃起,博物馆为躲避战火,内迁浙南。随即杭城沦陷。在颠沛流离中,能吃上一顿热饭已经很不容易,何以侈谈印书?可是具有远见卓识和火热心肠的董聿茂先生,仍亲自携带《良渚》的原稿,

在省教育厅交涉,获得了拨款。接着又派人去上海排版、校对、印刷。

今天已很难想象,施昕更拿到《良渚》一书时,是怎样的热泪盈眶。在这本不算厚的发掘报告的卷首,他写下的一段话,足以让我们触摸到他滚烫的心腑:

“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这是发掘报告,也是捍卫中华文化的投枪和匕首。

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施昕更脉管里的血在燃烧,他无法再在书斋里潜心面对黑陶片和石器。这个充满了民族正义感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经董聿茂先生推荐,他前往温州瑞安县抗日自卫会担任秘书。为了抗日救国,他全身心地工作,每天总是到深夜才睡觉。不料,因积劳成疾,他患了猩红热并发腹膜炎,送入瑞安县立医院抢救。在当时的战乱条件下,无法找到药物来医治这种今天看来并不太严重的疾病。一个多月后,一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写过辉煌一页的有为青年,便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

施昕更只活了 27 岁,年轻得令人惊异!

如今已很难找到关于施昕更的生平资料,甚至连他著名的发掘报告《良渚》,也不易觅得。我们只知道,他生前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称不上专家、学者。他自幼家境贫困,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半工半读,专攻绘图。或许纯属偶然,1929 年 6 月至 10 月,杭州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西湖博览会,施昕更在展览厅担任了讲解员。后来西湖博览会演变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他有机会在地质矿产组担

任了绘图员。不久,被提任为地质矿产组助理员。有一次,施昕更代表博物馆去天津参加一个全国地质会议。在火车上乘了一会儿,才发现这列火车并不是前往天津的,他冒险从行驶的火车上跳了下去,身上有好几处被石子擦伤,鲜血直淌。可他不顾疼痛,返回火车站,再次登上火车前往天津。家人知道后,埋怨他不该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却不以为然地笑道:“这没有什么,我当时想,浪费一笔车钱是小事,要是赶不上开会,就糟糕了!”

这个有点冒失的小伙子,真是可爱。可他对于古文化的研究,却是细致而严谨的。在《良渚》一书的结论部分,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远古文化之研究,固非易事,一般为古史的成见所拘束,西洋学者,多注意外缘的关系,又在不健全的物证之下,唯一要图乃须探究类似遗址之比较。原始文化的系统及其传播的问题,方可有相当的根据及稳固的基础,不致流入于武断的成见,而杭县的发现,也可以说是供给一部分研究资料。”

字里行间,透现着考古工作者的良知,更闪烁着一个热血青年极大的民族自尊心。

许多人穷经皓首,孜孜矻矻探索一辈子,却毫无建树,年轻的施昕更似乎没有花太多的功夫,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漫漫 5000 多年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史,始终在地下沉寂,偶有露头,并未为人重视,又悄然消逝了。直至遇上施昕更,终于重重地掀开了一页。

施昕更是幸运的。他在棋盘坟捕捉到了灵感,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董聿茂先生和其他朋友的支持,使探索之路走得比较顺畅。世界上任何一种发现或发明,都是只承认第一而忽视第二的啊。

但施昕更又是不幸的。如果不是日寇铁蹄蹂躏，博物馆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桌子，这位在考古事业上突飞猛进的青年，会扔下心爱的文物，去抗日救国吗？疾病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使他的处女作《良渚》成为绝笔，否则他不知还会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怎样重要的贡献！历史老人啊，你既然垂青于施昕更，又为何对他如此不公正？

三十年后，经夏鼐先生提议，“良渚文化”得以正式命名。它最早发现于1936年，谁也没有异议。

1936年，对于中国考古界来说，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啊！也正是在这一年初冬，28岁的青年科学家贾兰坡率领一支考古队，在位于北京西南50公里处的周口店，发现了三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终于确信人是由猿变化而来的；这一发现，使与施昕更同样年轻且没有大学文凭的贾兰坡饮誉世界。

历史却是那样无情地将人捉弄。1936年，曾经资助周口店发掘工作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由于长期见不到人类化石，已放出中止资助的风声。举起太阳旗的日本侵略军却一步步向华北地区逼近。贾兰坡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正当他们一筹莫展、忧心忡忡时，土层中陆续显现了裂成碎片的下颞骨和头盖骨化石。这令人欣喜若狂。他们忙着烘干、修复，通宵达旦地干，谁也不知疲倦。可是难以想象，没过几年，北京人标本竟然遗失了！

遗失的直接原因是战争。

后来，90岁高龄的贾兰坡先生在回忆当年那段痛心疾首的往事时说：“整整两箱标本，包括‘北京人’的头盖骨，包括人的猴的所有灵长类化石全部丢啦！……”

日本占领北京后，将“北京人”化石留在沦陷区很不安全。